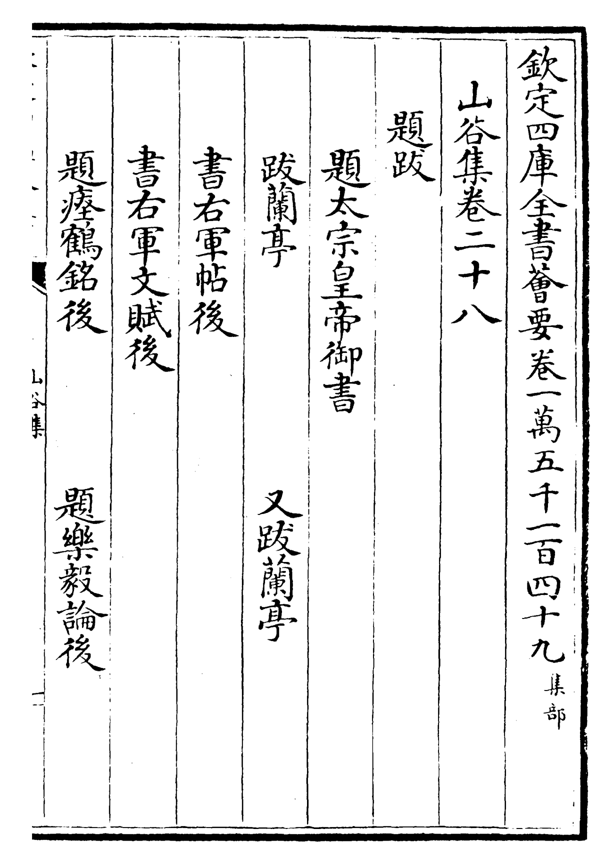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八

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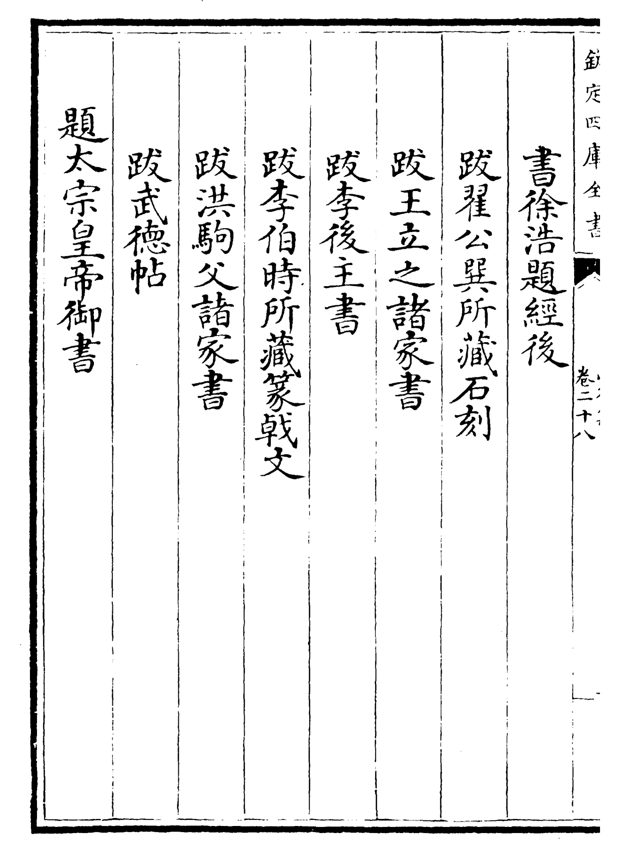
題太宗皇帝御書

跋蘭亭　又跋蘭亭

書右軍帖後

書右軍文賦後

題瘞鶴銘後　題樂毅論後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櫜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奬忠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學不能出其右仰觀英鑒大不可誣

跋蘭亭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来似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

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盗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盖髣髴存古人筆意耳

又跋蘭亭

蘭亭敘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

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色魯之閉門者曰吾将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書右軍帖後

曹蜍李志輩書字政與右軍父子爭衡然不足傳也所謂敗壁片紙皆傳數百歲特存乎其人耳

書右軍文賦後

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憎

大槩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沈著痛快之語但難為知音爾李翹叟出褚遂良臨右軍書文賦豪勁清潤真天下之奇書也

題瘞鶴銘後

右軍嘗戲為龍爪書今不復見余觀瘞鶴銘勢若飛動豈其遺法邪歐陽公以魯公書宋文貞碑得瘞鶴銘法詳觀其用筆審如公說

題樂毅論後

予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作小楷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予無以應之固知書雖某鞠等技非得不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東方朔畫賛後

予嘗觀東方畫賛墨跡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遣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黄庭外景也如佛頂石刻止

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題洛神賦後

予嘗疑洛神賦非子敬書然以字學筆力去之甚遠不敢立此論及今觀之宋宣獻公周膳部少加筆力亦可及此

跋法帖

書孔明對劉玄德語章草法甚妙不知與王中令書先後要皆為妙墨蓋融會張芝索靖兩家骨肉豐殺略相

宜爾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落僅餘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鍾繇書大小世有數種余特喜此小字筆法清勁殆欲不可攀也觀史孝岑出師頌數句頗得草法蓋陶冶草法悉自小篆中來

山公啓論人其言誠有味哉

余觀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庾公所作支髮枕盖今俗謂山枕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令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智果善學書合處不減古人然時有僧氣可恨羊欣書舉止羞澁蕭衍老翁亦善評書也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子瞻嘗云其人不解此狡獪書便不足觀至如儋書畫不可棄也

王僧䖍書畫既佳論薦謝悳極有理

王侍中學鍾繇絶近眞行皆妙如此書乃可臨學謝太傅墨跡聞駙馬都尉李公炤有之不作姿媚態度恨不見爾若但如此卷中帖去右軍父子間可著數人

衛中令闕音敬帖近世草書不復敢望其藩也此一章語亦佳

郄方回書初不減王氏父子誠不浪語

謝太傅所稱道民安盖事五斗米道耶右軍為獻之女王潤請罪亦稱民也

知足下故羸疾而冐暑遠涉而失一筆冐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

蔡公送委篤又加瘵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嬉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少可數来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體灼然不知那得濫吹阿堵中此卷中伯趙鳴而載陰奥鳩習而揚武與儻因行李願存故舊皆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

去遠甚

癰不即潰藥法書家疑非右軍余愛其自成一體其間有可恨或是傳摹失真爾

此字與東方朔畫贊相似而子瞻謂畫贊亦非右軍書人間愛憎常自不合如退之柳子厚論鶡冠子可知也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真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殘素敗逸字多爾觀其可讀者知其爾耳米芾

元章等治中令書皆以意附會解說成理故似杜元凱春秋癖耶

因夜行忽復下如欲作癖古方少無此疾名膠東初虞世和父云癖讀為滯滯下若令人下利而更衣難者也

此卷中尤作妙墨右軍父子真行略相當相抗爾余嘗評書云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直須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余嘗論近世三家書云王著如小僧縳律李建中如講

僧參禪楊凝式如散僧入聖當以右軍父子書為標準觀予此言乃知其遠近

大令草法殊迫伯英淳古少可恨彌覺成就爾所以中間論書者以右軍草入能品而大令草入神品也余嘗以右軍父子草書比之文章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也由晉以來難得脫然都無風塵氣似二王者惟顏魯公楊少師髣髴大令爾魯公書今人隨俗多尊尚之少師書口稱善而腹非也欲深曉楊氏書當如九方臯相

馮遺其玄黃牝牡乃得之

題絳本法帖

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二書無它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夏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江南石庭簡嘉興柳子文豫章黄庭堅

自高宗以上皆有鍾王典刑當其妙處殆欲編之王家二令書中略無愧也

錢尚父書號稱當代入神品比高宗翰墨其中尚容十許人耳

余嘗評書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至如右軍書如涅槃經説伊字具三眼也此事要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興諍也

王會稽初學書於衛夫人中年遂妙絶古今今人見衛夫人遺墨疑右軍不當北面盖不知九萬里則風斯在下耳

右軍筆法如孟子言性莊周談自然從説横説無不如意非復可以常理待之

右軍真行章草藁無不曲當其妙處往時書家置論以為右軍真行皆入神品藁書乃入能品不知憑何便作此語政如今日士大夫論禪師某優某劣吾了不解古人言坐無孔子焉别顔回真知言者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蓋言鋒藏筆中意在筆前耳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字以開字中眼目能

使學家多拘忌成一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羣言之長也

王令翰墨了無俗氣平原塵土中夜開此書如臨深登高脫棄羈絡魚鳥皆得人意妙處

謝太傅嘗問獻之卿書何如君家尊獻之曰固應不同論者多不為然彼欲與乃翁抗行大似不遜余嘗評其書右軍能父中令能子同時諸人皆不能在此位也

王中令人物高明風流弘暢不減謝安石筆札佳處濃

纖剛柔皆與人意會貞觀書評大似不公去逸少不應如許遠也

伯英書小紙意氣極類章書精神照人此翰墨妙絶無品者

鍾大理表章致佳世間蓋有數本肥瘠小大不同蓋後來善臨搨本耳要自皆有佳處兩晉士大夫類能書筆法皆成就右軍父子拔其萃耳觀魏晉間人論事皆語少而意密大都猶有古人風澤略可想見論人物要是

韻勝爲尤難得蓄書者能以韻觀之當得髣髴

宋齊間士大夫翰墨頗工合處便逼右軍父子蓋其流風遺俗未遠師友淵源與今日俗學不同耳

宋儋書姿媚尤宜於簡札惜不多見

王謝承家學字畫皆佳要是其人物不凡各有風味耳

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荊公嘗自言學濛書世間有石刻南澗樓詩者似其苗裔但不解古人所長乃爾難到

觀唐人斷紙餘墨皆有妙處故知翰墨之勝不獨在歐虞褚薛也惟恃耳而疑目者蓋難與共談耳

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顔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

或傳顔公書得長史筆法僧懷素見公自矜得折釵股筆顔公言折釵股何如屋漏法懷素起捉公手云老賊盡之矣觀魯公乞米乞鹿脯帖與郭令書祭姪文皆當

與王中令鴈行耳懷素草暮年乃不減長史盖張妙於肥藏真妙於瘦此两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

書遺教經後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黄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盖度越蕭子雲數等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乃不可名貌以此觀之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為右軍書端使人不疑如歐薛顔柳

數公書最為端勁然纔得瘞鶴銘髣髴爾唯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五間

跋佛頂呪

佛頂呪筆畫似鄭預洛祠志及般若心經注然此書自縛規矩不能略見筆妙止是經生絶藝爾觀書者當用此意求之

跋續法帖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絶交書大有

奇特處令觀此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責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令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矣

題滎咨道家廟堂碑

今世有好書癖者滎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滎則果然後求觀之乃是未

剜去大周字時墨本字猶有鋒鍔但墨紙有少腐敗處耳

題張福夷家廟堂碑

頃見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意亦疑石工失真太遠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遒固知名下無虛士也滎咨道嘗以二十萬錢買一碑即此碑舊刻其中鈌字亦略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為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

朔八日巳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揭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又卷尾昔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姊處得龍兄來認令福夷無大費而甚愛之雖無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

題蔡致君家廟堂碑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簡札能

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滎輯子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未刓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滎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

陳留淨土院書

題虞永興道場碑

草書妙處須學者自得然學久乃當知之墨池筆塚非傳者妄也虞永興常被中畫腹書末年尤妙貞觀間亦已耄矣而是書之工唐人未有逮者元豐乙丑五月戊申平原監郡趙正夫會食于西齋出以示余諦玩無斁

題徐浩碑

唐自歐虞後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姿媚可愛時人快其書以為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余以為非是

題楊凝式詩碑

余甞評近世三家書楊少師如散僧入聖李西臺如法師參禪王著如小僧縛律恐来者不能易予此論也少師此詩草余二十五年前甞得之日臨數紙未甞不歎其妙

題楊凝式書

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誰知落地之命矣下筆却到烏絲闌

跋張長史千字文

張長史書智廱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作草草如寺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

書張長史乾元帖後

察觀張長史與顔魯公論筆法嘗疑其用意處多觀乾元二年帖與琵琶詩乃知文不虛生皆有落花之方易足固天機動爾盧文紀叶清泰之卜遂掌樞機初亦有所建明方事之埶乃能留意翰墨耶

跋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作草乃有超軼絶塵處以意想作之殊不能得其髣髴嘗作得兩句云清鑑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贈誰遂不能成章

題顔魯公帖

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隋唐以来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徐沈輩皆為法度所窘豈如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蓋自二王後能臻書法

之極者惟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楊少師頗得髣髴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矣

題顔魯公麻姑壇記

余嘗評題魯公書體制百變無不可人真行草書隷皆得右軍父子筆勢歐陽文忠公集古銘頗以别書自喜自非精鑒豈易辯真贋哉

跋顔魯公東西二林題名

余嘗評魯公書獨得右軍父子超軼絕塵處書家未必

謂然惟翰林蘇公見許近觀郭忠恕序字源後云家君授以張顏筆法乃知人中常自有精鑒耳

書徐浩題經後

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筆少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有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

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李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然哉李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摹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嫳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時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翰林待書王著筆法圓勁令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李海所乏者韻爾

跋翟公巽所藏石刻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

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葢王右軍亦云爾

瘞鶴銘大字之祖也往有故一切導師之碑字可與之爭長今亡之矣

黄庭經王氏父子書皆不可復見小字殘缺者云是永禪師書既刓缺亦難辨真贋字差大者是吳通微書字形差長而瘦勁筆圓勝徐浩書也

周秦古器銘皆科斗文字其文章爾雅朝夕玩之可以披剝華僞自見至情雖戲弄翰墨不為無補

樂毅論舊石刻斷軼其半者字瘦勁無俗氣後有人復刻此斷石文摹傳失真多矣完書者是國初翰林侍書王著寫用筆圓熟亦不易得如富貴人家子非無福氣但病在韻耳

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稍行令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敕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敕與經字是一手

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敎非右軍比来攷尋遂决定知非右軍書矣

蔡明遠帖是魯公晚年書與邵伯琢謝安石廟中題碑傍字相類極力追之不能得其髣髴

魯公與郭令公書論魚軍容坐席凡七紙而長安安氏兄弟異財時以前四紙作一分後三紙及乞鹿脯帖作一分以故人間但傳至不顧與軍容為佞粲之友而止元祐中余在京師始從安師文借得後三紙遂合為一

此書雖奇特猶不及祭濠州刺史文之妙盖一紙半書
而真行草法皆備也
魯公寒食問行期為病妻乞鹿脯舉家食粥數月從李
大夫乞米此三帖皆與王子敬可抗行也
魯公祭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動人與夫人書迫切而
有禮意與郭靈運書送劉太冲序余未之見也顏惟貞
蘭陵夫人告佳筆也
東方曼倩畫賛筆圓淨而勁肥瘦得中但字身差長盖

崔子玉字形如此前輩或隨時用一人筆法耳

張長史千字及蘇才翁所補皆恠逸可喜自成一家然號為長史者實非張公筆墨余中年来稍悟作草故知非張公書後有人到余悟處乃當信耳

張長史行草帖多出於贋作人聞張顛未嘗見其筆墨遂妄作狂蹶之書託之長史其實張公姿性顛逸其書字字入法度中也楊次公家見長史真跡兩帖天下奇書非世間隔簾聽琵琶之比也

柳公權謝紫絲靸鞋帖筆勢往来如用鐵絲糾纏誠得古人用筆意

道林嶽麓寺詩字勢豪逸真復奇崛所恨功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版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横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别也此本可當舊板價之半耳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黄帝書也盖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盖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李翰林醉墨是葛八叔忱贋作以嘗其婦翁諸蘇果不能别盖叔忱翰墨亦自度越諸賢可寶藏也

文章骫骳而得韓退之詩道敝而得杜子美篆籀如畫而得李陽氷皆千載人也陳留有王壽卿得陽氷筆意非章友直陳晞畢仲荀文勛所能管攝也

翟公巽所藏古石刻甚富然有數種妙墨獨未入篋中何邪魯公東西林題名宋開府神道永州磨崖諸奇書楊少師洛中十一碑懷素自敘草書千餘字當集爲一他日可爲跋尾禪家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懸想而書不得一二又臂痛才能用筆三四分耳

跋王立之諸家書

昨見雍人安汾叟家所藏顏魯公書數卷祭濠州刺史文與郭英乂論魚開府坐席書祭兄子泉明文峽州别

駕與李勉太保書為病妻乞鹿脯帖乃知翰墨之美盡在安氏藏古書於今為第一

余曩時至洛師遍觀僧壁間楊少師書無一字不造微入妙此書蓋嘗與吳生畫為洛中二絶也

見顔魯公書則知歐虞褚薛未入右軍之室見楊少師書然後知徐沈有塵埃氣雖然此論不當察察言蓋能不以已域進退者寡矣

跋李後主書

觀江南李主手改表章筆力不減柳誠懸乃知今世石刻曾不得其髣髴余嘗見李主與徐鉉書數紙自論其文章筆法政如此但步驟太露精神不及此數字筆意深穩蓋刻意與率爾為之工拙便相懸也

跋李伯時所藏篆戟文

龍眼道人於市人處得全銅戟漢制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絶於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度僧夢英皆妄作耳

跋洪駒父諸家書

唐太宗英睿不羣所學輒便過人計神堯初定四海太宗年二十許爾字畫已能如此所以末年詔敕有魏晉之風亦是富貴後能不廢學爾崇寧元年閏月初六日當塗江口折柳亭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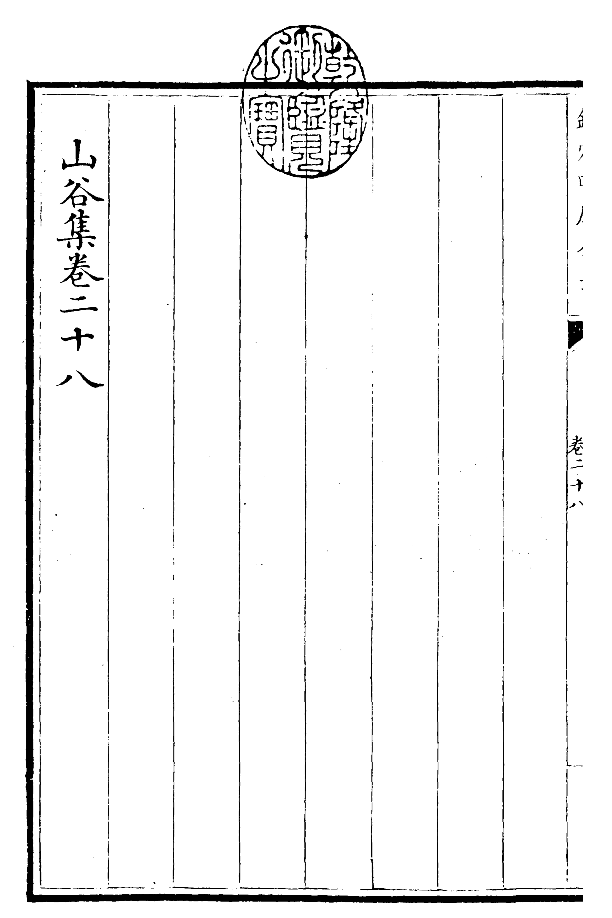
顏魯公書雖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軍父子筆法書家多不到此處故尊尚徐浩沈傳師爾九方皐得千里馬於沙丘衆相工猶笑之今之論書者多牡而驪

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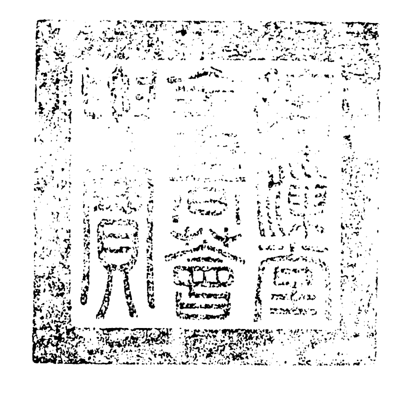
蔡明遠帖筆意縱橫無一點塵埃氣可使徐浩服膺沈傳師北面

跋武德帖

武德中省曹符移字畫猶有鍾元常筆法蓋承周隋之氣習全學元常爾如近世宋宣獻公書號為近古猶未盡得此筆意也



山谷集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山谷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山谷集卷二十九

宋 黄庭堅 撰

題跋

題東坡字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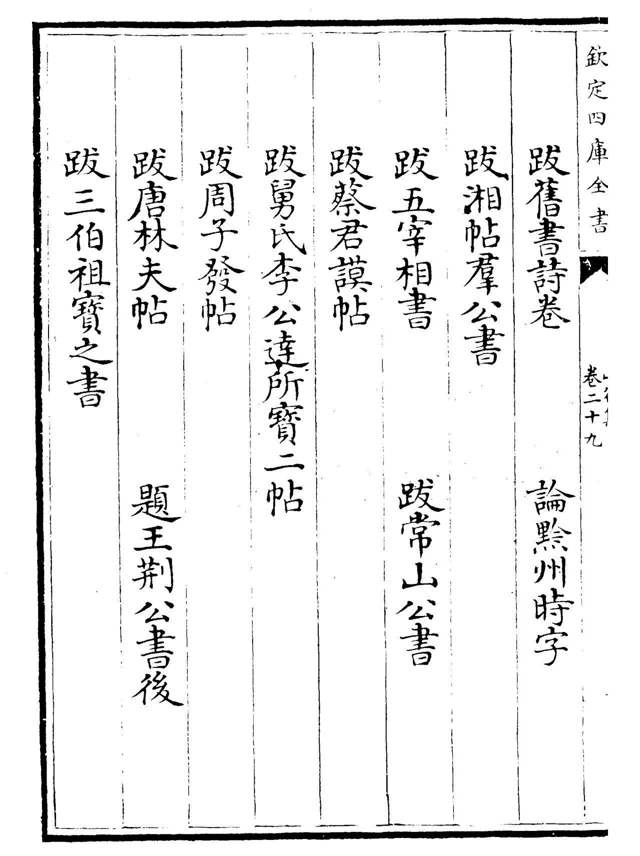
題東坡水陸贊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跋東坡書

跋東坡墨跡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跋舊書詩卷　論黔州時字

跋湘帖羣公書

跋五宰相書　跋常山公書

跋蔡君謨帖

跋舅氏李公達所寶二帖

跋周子發帖

跋唐林夫帖　題王荆公書後

跋三伯祖寶之書

跋王才叔書　　跋米元章書

跋王晉卿書

跋李康年篆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跋西園草書　　跋淡墨碑銘

題東坡字後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

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来見過案上紙不

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温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已觀於沙市舟中同觀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叔向小子相

跋東坡水陸贊

東坡此書圓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士大夫多譏東坡用筆不合古法彼蓋不知古法從何出爾杜周云三尺安出哉前王所是以為律後王所是以為令予嘗以此論書而東坡絶倒也往時柳子厚劉禹錫譏評韓退之平淮西碑當時道聽途說者亦多以為然今日觀之果何如耶或云東坡作

戈多成病筆又腕著而筆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令人未解愛敬此書遠付百年公論自出但恨封德彝輩無如許壽及見之耳余書自不工而喜論書雖不能如經生輩左規右矩形容王氏獨得其義味曠百世而與之友故作決定論耳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東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

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絶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余嘗論右軍父子以来筆法超逸絶塵惟顔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聞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

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黄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来作字時時髣髴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予與東坡俱學顔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来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

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盖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跋東坡墨跡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

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題歐陽佃夫所收東坡大字卷尾

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絶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嘗為余臨與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剌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此一卷字形

如東方朔畫賛俗子喜妄譏評故具之

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

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後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

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穉恭初不信況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盖其所也崇寧四

年五月丙午觀於宜州南樓佃夫自龍城攜来也

跋東坡帖後

余嘗論右軍父子翰墨中逸氣破壞於歐虞褚薛及徐浩沈傳師幾於掃地惟顔尚書楊少師尚有髣髴比来蘇子瞻獨近顔楊氣骨如牡丹帖甚似白家寺壁百餘年後此論乃行爾

跋東坡與李商老帖 彭

軾啓昨日辱訪且惠書教適病未能讀晨起乃得詳覽

閲味再三悲喜兼懷知徳叟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謝但寫得墓盖大小两本擇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謝草草

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頹吾将安仰實同此歎庭堅書

跋東坡書帖後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跡跡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閒妍媚百出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

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廬州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跋東坡論筆

東坡平生喜用宣城諸葛家筆以為諸葛之下者猶勝他處工者平生書字每得諸葛筆則宛轉可意自以謂筆論窮於此見几研間有棗核筆必嗤誚以為今人但

好奇尚異而無入用之實然東坡不善雙鈎懸腕故書家亦不伏此論

跋東坡書遠景樓賦後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娬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盖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莫能及爾

書摹搨東坡書後

此書摹搨出於拙手似清狂不慧人也藏書務多而不精别此近世士大夫之所同病唐彦猷得歐陽率更書數行精思學之彦猷遂以書名天下近世榮咨道費千金聚天下奇書家雖有國色之姝然好色不如好書也而榮君翰墨居世不能入中品以此觀之在精而不在博也

跋偽作東坡書簡

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偽作葢依傍糟董

山羊帖為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堂也髙逺潘岐皆能贋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真蹟及熟觀之終篇皆假託耳少年輩不識好惡乃如此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到也

跋為王聖子作字

老夫病眼昔不能多作楷而聖子求予正書與兒子作筆法試書此初不能成楷目前已有黒花飛墜矣然學書之法乃不然但觀古人行筆意耳王右軍初學衛夫

人小楷不能造微入妙其後見李斯曹喜篆蔡邕隸八分於是楷法妙天下張長史觀古鐘鼎銘科斗篆而草聖不愧右軍父子

書繒卷後

少年以此繒來乞書渠但聞人言老夫解書故来也爾然未必能別工楷也學書要須胸中有道義又廣之以聖哲之學書乃可貴若其靈府無程政使筆墨不減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嘗為少年言士大夫處世可以

百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或問不俗之狀老夫曰難言也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平居終日如含瓦石臨事一籌不畫此俗人也雖使郭林宗山巨源復生不易吾言也

跋自臨東坡和陶淵明詩

此書既以遺荆州李翹叟既而亡其本復從翹叟借來未謄本輒為役夫田清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屢索此卷恐為人盜去

余殊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趐叟一動其心遂果被盜昔李康子患盜孔子曰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跋自所書與宗室景道

昌州使君景道宗室之秀也往余與公壽景珍游時景道方為兒童嬉戲今頎然在朝班思公壽景珍不得見每見景道尚有典刑宣州院諸公多學余書景道尤喜余筆墨故書此三幅遺之翰林蘇子瞻書法娟秀雖用

墨太豐而韻有餘於今為天下第一余書不足學學者輒筆慡無勁氣今乃捨子瞻而學余未知為能擇術也適在慧林為人書一文字試筆墨故遣此不別作記

跋與徐德脩草書後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予草書多俗筆盖予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數年来猶覺湔祓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為人書德修来乞草書至十數請而無倦色慍語今日試為之亦自未滿意也德修持此紙来

乞書又為予作墨汁予以燭下眼痛未能下筆又送高麗墨三九皆六年隨貢使精品也德修耽玩筆墨甚於嗜欲其為求予書乃能頓舍世間深重恩愛此與周文之昌歜屈到之芰點也之羊棗何異哉德修舍所愛而逐所愛猶是放一拈一者也雖然予得墨而喜亦舍其沐猴者歟

書自作草後

舊為陳誠老作此書不知乃歸楊廣道已數年余謫黔

南道出尉氏廣道持以相訪茫然似不出余手梵志所謂吾猶昔人作昔人者耶紹聖甲戌在黄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覺前所作太露芒角若得明窻浄几筆墨調和可作數千字不倦但難得此時會爾

自評元祐間字

往時王定國道余書不工書工不工是不足計較事然余未嘗心服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蓋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非

深解宗趣豈易言哉

題萬松亭

太平寺後萬松亭二十年前涪翁為篆其牓今閒增葺殊勝往時遠託清禪師易其牓并作伽陀六言寄刻山間石上天柱峯無比肩鬱鬱髙松滿川萬身蒼髯老禪剝心忘義忘年說法曾無間歇松風寺後山前四海五湖衲子更於何處參玄若覓向上關棙靈龜石下流泉太平堂中老將家活都無一錢會得佛頭著地不會佛

脚梢天

書贈福州陳繼月

東坡先生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賛樂毅論蘭亭禊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為俗學者言要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

無王及其神澄意定青黄皁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

跋與張載熙書卷尾

凡學書欲先學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回腕掌虚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學字既成且養於心中無俗氣然後可作以示人為楷式凡作字須熟觀

魏晉人書會之於心自得古人筆法也欲學草書須精真書知下筆向背則識草書法草書不難工矣

蘭亭禊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絶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共城張載熙名家子能官而好文尤喜筆札自以平生好余書但見碑板

以子善其兄弟故以連州藤紙兩大軸來乞行草曾子遷入宜州城中土木之功紛然作於前不能有佳思桂州人日日求去窻間屏事書此心手與筆俱不相得譬如稺子畫沙上書耳

老夫久不觀陶謝詩覺胷次愊塞因學書盡此卷覺沆瀣生於牙頰間也杜子美云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真知言哉一日飲屠蘇頗有書興案上有墨瀋而佳筆莫在因以三錢雞毛筆書此卷由知者觀之

在手不在筆哉

跋舊書詩卷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甲午觀此詩卷筆意癡鈍用筆多不到亦自喜中年來書字稍進爾星家言六十二不死當壽八十餘審如此真當以善書名四海先生乙酉生乙酉歲終

論黔州時字

元符二年三月十三日步自張園看酴醾回燭下試宣

城諸葛方散卓覺筆意與黔州時書李太白白頭吟筆力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後百年如有别書者乃解余語耳張長史折釵股顔太師屋漏法王右軍錐畫沙印印泥懷素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索靖銀鉤蠆尾同是一筆心不知手手不知心法耳若有心與能者爭衡後世不朽則與書藝工史輩同功矣

跋湘帖羣公書

李西臺出羣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閒美女豐肌而神

氣清秀者也但摹手或失其筆意可恨耳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瘦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蘇子美蔡君謨皆翰墨之豪傑也歐陽文忠公頗於筆中用力乃是古人法但未雍容耳徐鼎臣筆實而字畫勁亦似其文章至於篆則氣質高古與陽氷並驅爭先也

跋五宰相書

潘侯嘗侍伯恭學士南北官守故多得貴人書帖藏於家昔有道人禁人競渡不行舟中有人視之嘻笑者道

人曰此舟中人有道術夜當報我乃謁縣令置牀卧而借縣印懸其上中夜有聲硜然至縣印而止夫縣印者禍福百里尚可以郤不祥況五宰相書耶潘侯謹藏之而已

跋常山公書

往時士大夫罕能道宣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心藝文頗師翰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墻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綈錦士大夫書尺

間斑斑皆有筆勢老杜云太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有味其言也

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唯宋宣獻公耳如前翰林侍書一作書藝王著書樂毅論及周興嗣千字筆法圓勁幾似徐會稽然病在無韻如宣獻公能用徐季海策莫年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

常山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鏡笑春後人亦未

易超越耳紹聖五年五月晦避暑瀘州大雲寺子茂携此書來妄意評之如此

跋蔡君謨帖

蔡君謨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於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近見陳懶散草書數紙乃真得才翁筆意寒溪寢堂待飯不至饑時書板殊無筆力

跋舅氏李公逹所寳二帖

蘇子美似古人筆勁蔡君謨似古人筆圓雖得一體皆

自到也

跋周子發帖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皆妙絶同時極善用筆若使胷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韻者王著勁而病韻者周越皆渠儂胸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京洛間人傳摹狂怪字不

入右軍父子繩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栖也

跋唐林夫書

余於唐家子弟處得林夫臨摹歐陽詢書帖筆勁而秀潤余以為此林夫得意書也坐客或不謂然後於振之處得一帖形體皆是殊乏神氣然後頗以余為知言此數帖工拙相半可收藏者政以知用筆是衆所不及處

題王荆公書後

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校它蘧瑗十年遲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霜天老松煙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臺眞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賞音者

跋三伯祖寶之書

檀敦禮擕此書来云是蔡君謨書觀其筆意非君謨也考其官論其世非君謨也君謨作小字真行殊佳至作大字甚病故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此大字豪劲疑是三伯祖寶之書所謂江南黄茂先江北段少連者也君謨未嘗仕王府而寶之常作宫邸教官語意近之

跋王才叔書

王才叔兄弟皆喜作大字㸃梧壅腫乃以筆力豪壯為

主范中濟中潛書蓋其季孟也人各自有時當治平之元才叔筆墨字價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東方生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豈不信矣哉

跋米元章書

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劒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

跋王晉卿書

余嘗得蕃錦一幅團窠中作四異物或無手足或多手

足甚奇怪以為書囊人未有能識者今觀晉卿行書頗似蕃錦其奇怪非世所學自成一家

跋李康年篆

余嘗論二王以来書藝超軼絶塵惟顔魯公楊少師相望數百年若親見逸少又知得於手而應於心乃輪扁不傳之妙賞會於此雖歐虞褚薛政須北面爾自為此論雖平生翰墨之友聞之亦憮然瞠若而已晚識子瞻評子瞻行書當在顔楊鴻鴈行子瞻極辭謝不敢雖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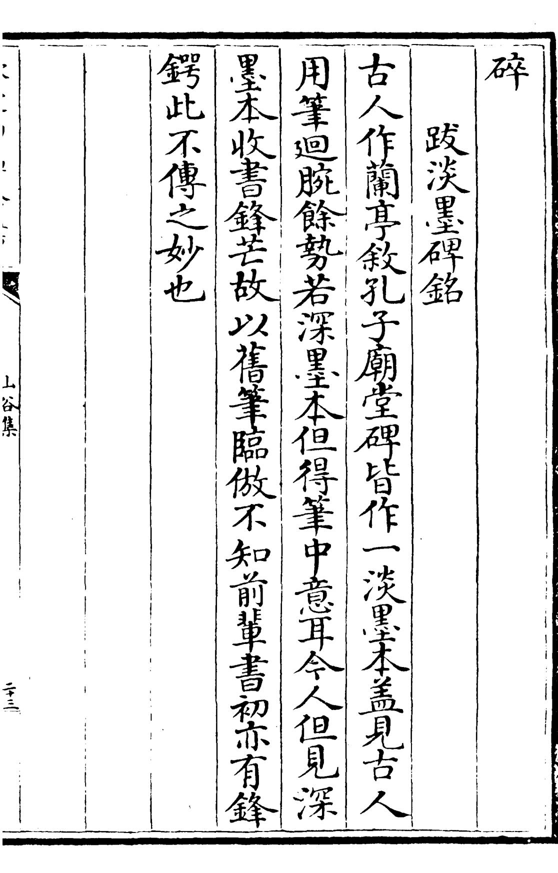
子瞻知我不以勢利交之而為此論李樂道白首心醉六經古學所著書章程句斷絶不類今時諸生身屈於萬夫之下而心亨於江湖之上晚寤籀篆下筆自可意直木曲鐵得之自然秦丞相斯唐少監陽氷不知去樂道遠近也當是傳其家學觀樂道字中有筆故為樂道發前論蔡君謨行書世多毀之者子瞻嘗推宗之此亦不傳之妙也

書家弟幼安作草後

幼安弟喜作草攜筆東西家動輒龍蛇滿壁草聖之聲欲滿江西来求法於老夫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緣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横於胸中故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人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幼安然吾言乎

跋西園草書

西園草書如散聖說禪人不易識若逢本分鉗鎚百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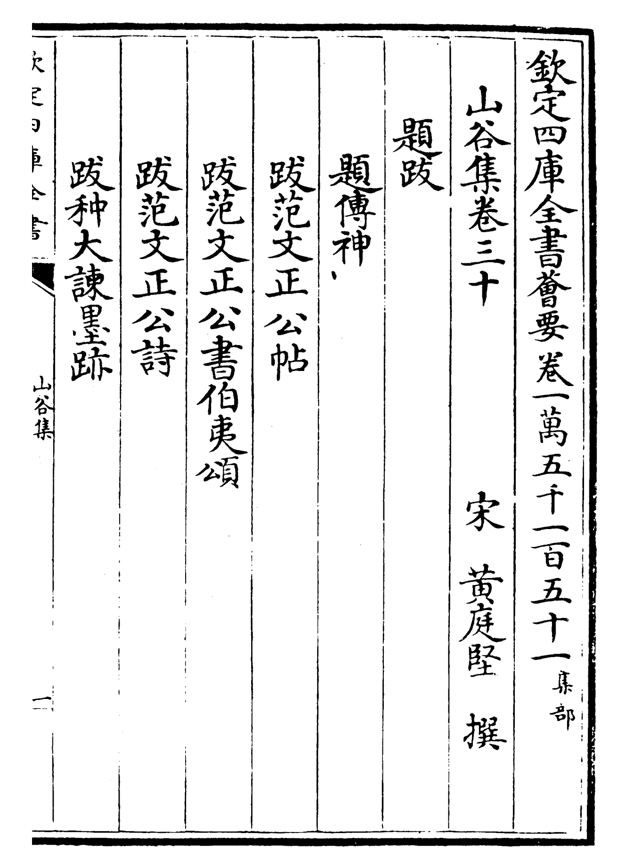


碎

跋淡墨碑銘

古人作蘭亭敘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中意耳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芒故以舊筆臨倣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鍔此不傳之妙也

山谷集卷二十九



山谷集卷三十

宋 黄庭堅 撰

題跋

題傳神、

跋范文正公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跋范文正公詩

跋种大諫墨跡

書枯木道士賦後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贊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寫蔡明遠帖與李琮跋尾

跋元祐間與三妗太君帖

跋舅氏李公擇墓柱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書梵志翻著韈詩

題刀鑷民傳後

書贈晃師

題傳神重出

道是魯直也得道不是魯直也得道似魯直也得道不似魯直也得世間八萬四千究竟誰分皂白

跋范文正公帖

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沈著極近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稱文正公書與樂毅論

同法余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傲睨萬物衆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評書少曲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槩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鈎指回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書當不但學其筆法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為吉人志士吾不信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為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如斯人不必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蓋喜多能雖大賢不免焉

跋范文正公詩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也故余每於人家見尺牘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飲食起居之間

先行之而後載於言者也

跋种大諫墨迹

种明逸天下高士郭有道之流輩也使其翰墨無以過人得其遺跡猶可想其風度况筆精墨妙耶

跋顔魯公壁間題

余觀顔尚書死李希烈時壁間所題字泫然流涕魯公文昭武烈與日月爭光可也正色奉身出入四十年蹈九死而不悔禄山縱火獵九州文武成禽魯公以平原

當天下之半朝廷勢重賴以復立書生真能立事忠孝滿四海不輕用人國史載之行事如此足以間執讒慝之口矣汝蔡之間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使萬世臣子有所勸勉觀其言豈全軀保妻子者哉廉頗藺相如死向千載凜凜常有生氣曹蜍李志雖無恙奄奄如九泉下人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豈直要與曹李爭長邪

跋高獲敬公傳

余嘗恠蔚宗不以髙敬公入獨行傳而載之方術葢敬公使鮑汝南北出至三十里亭而致雨其言不類儒者爾雖然董生以術厭勝水旱班孟堅不列於睦京之間善論人也如敬公操行知識豈可以方術域之耶

跋江記注墨迹

往時見歐陽永叔梅聖俞石曼卿蘇子美詩善稱道江鄰幾常想見其人後二十餘年乃得與起居君之孫端禮季共游季共甚藝而強於學葢前人之風聲氣習猶

在也今又得起居遺墨觀之忠厚之氣藹然江氏當寶傳之

跋歐陽公紅梨花詩

觀歐陽文忠公在館閣時與高司諫書語氣可以折衝萬里謫居夷陵詩語豪壯不挫理應如是文人或少拙而晚工至文忠少時下筆便有絕塵之句此釋氏所謂朝生王子一日出生一日貴者耶余雅聞文忠謫夷陵得通判西京留守事朱叔庠作太守遂無逐臣之色然

竊怪文忠與尹師魯書云到官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心嘗怏怏此處及來荆州見朱公之孫乃知朱公已解印去至京師復來守峽州及見文忠與朱公别紙云近日還止縣舍方審復臨舊治為乍到凡事未定不果遠出界首迎候乃渙然不疑亦知朱公於舊僚之意甚篤也

跋朱侍郎奏藁

朱公前朝老成引年謝事隱約丘園猶不忘天下之故

曹公云老大勤學唯吾與盛孝章爾老不倦學誠難得人余觀近世侵尋於富貴者往往埋没於酒栝歌舞之中不省家事況憂國乎盛孝章當作袁伯業

題知命弟書後

知命弟江西豪士也意氣合其臭味極力推挽之不遺力有味其言之也至不合其意雖衣冠貴人唾辱之如矢溺亦自以廢疾如支離疏攘臂於稠人廣衆中物亦不能害之作小詩樂府清麗可愛讀書不多亦會古人

意年不能五十遂以盖棺每見其遺墨令人霣涕

題所書杜子美小詩後

荆州孫惇夫以幕客攝領涪州郡中肅然徐察之事事修舉他日正官未必能爾也爲留兩日恨識之晚以卷軸來書一旦爲書三軸此一卷起士腦灘下至酆都而畢余舊作薦士詩云挽士不能寸推去輒數尺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亦并寄於此

書天姥吟遺馮才叔

河南馮才叔雖與無一日之雅而往作象郡太守而予之同祖蕭氏妹為其夫棄之象而薄游湖湘江淮逾年不歸并蕭之所生母餓於象女弟刺繡履襪以養其姑久之兄弟奔竄不能来顧省之崇寧之元乃自象州取而歸云非得馮太守則為嶺表之餒魂矣故予雖未識才叔已心許之為急難之友矣才叔以此紙来乞書因為書太白天姥吟豪壯之語遺之

書徐德占題壁後

豫章有二豪傑雷霆一世世父長善外兄徐德占相望五十餘年舅甥畧相似長善以文章德占以才畧出於深山窮谷而揭日月於萬夫之上長善年三十二德占年四十大命implied貫傾使人短氣予過宿章明揚追遠堂下觀德占字雖一時戲笑語猶彷彿見其忠厚之氣

跋子瞻祭胡屯田文

庭堅晚進不及識執中公而東坡之文敘述自少迄老言其事師取友殊不草草藏器待知終不見用可信其

為士君子也元祐中余歸妹於河南張塤收和執中公
蓋塤之外祖也故遂識執中公之子峽州太守公達公
達治郡政雖嚴而不苛事雖整而常暇其論熙寧元祐
以來改易更革天下之大故利病得失去彼取此所以
云為者使人聽之實一一不倦而忘歸也以是知東坡
之所云孺子肖吾世有令聞非虛語也其曰百鍊之鋼
日膾千牛惜乎匣餘刃而不試也天下常患才難有之
又未必用可勝歎哉

跋王荆公禪簡

荆公學佛所謂吾以為龍又無角吾以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甞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語雅麗精絶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髙詩

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賔客造門必置酒終日

其言亹亹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羙既備於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税駕少揖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之下没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録録而得志願者視公何如哉

跋東坡詩

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智遂

作此詩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顔延年送錢二十萬即日盡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蜋糞丸比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庚戌伏追凉於護國院與余洪範間來修公出此卷戲題

跋歐陽元老王觀復楊明叔簡後

歐陽元老好學幾於智篤行幾於仁居其鄉使人遠罪與之處使人寡過獻

王觀復窮而不違仁達而不病義讀書學文必以古人爲師造次顛沛必求知義者爲友蕃

楊明叔不病陋巷而樂其義不卑小官而盡其心强學不已未易量也皓

跋黄侍禁墓銘

伯祖侍禁以先侍御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本以儒學自將而直天禧之詔下科進士皆補三班借職蓋與石曼卿同升也雖仕宦不達其在施州能使徼外蠻畏威改

過可知其不錄錄矣至於與伯父晦甫論遷番禺城非是而名震於京師諸公翕然稱之朝廷亦向用公也使少得耆老至今在朝平生經術亦得少見於此宗族且託庇焉萬里之塗車軸折於中道未嘗不痛惜也

跋砥柱銘後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頹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嘗丘王

蓄觀復居今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慍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匹紙

建中靖國元年十月戊子荆州之沙市舟中久雨初霽開北軒以受涼王子飛兄弟來過適有田氏嘉醖間子飛子均皆不能酒而子予自贊曰能因濯余古銅瓢滿酌飲之曰飲此則為予書匹紙予予請盡之既而一舉覆瓢示余因為落筆不倦是日子予雖醉而狂語皆無

流俗之談亦可以觀其不凡也

跋僧齊已詩

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巳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渚宫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巳初捨俗入大溈山參禪猛利持律清苦晩歳牽情於詩遂作荆州僧正以老故有未謝侯門去之句爾十二郎見過定是高家郎君此絶句髙勝翰墨亦可愛

書贈王長源詩後

王長源安貧好義簞食瓢飲妻奴不免飢寒而未嘗作可憐之色向人夫人能自重其在官必能愛民惜當路未能拭目也相見於京師忽忽不得盡平生朋友之意長源告行會小人年来苦眩不能苦思因而廢詩輒以舊詩十許為贈長源若行登山臨水亦可以代勞歌耳

書枯木道士賦後

南充李長倩骨清而氣秀是臺閣中人也於世俗事窺其藩而不入據其鼎而不嘗也其於儒學必將升其堂

而嚌其胾者也長倩之參軍事於黔中也會余以罪竄

逐在此其相見如兄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也然公庭

以簿書期會爲見功林下以草木蒙密爲得計其勢常離

而不合相從之日少其間相從而相語又希矣於其解

官而西也慨然余病不能作詩已十年矣故書余與子

瞻曩所作賦以贈别

跋周元翁龍眠居士大悲賛

吾友周壽元翁純粹動金石清節不朽雖與日月爭光

可也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為作使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生光耳少時在廬陵與之同僚此時元翁尤少年已能重厚抑畏無兒子氣遂濟登茲茂叔有子蓋豫章生七年便知其有棟梁用耳

書無名師息心銘後

梁左補闕宗殆以文學行義知名梁之亡也殆棄其官族出家號無名後周欲奪其志命大臣以美官誘之無名自陳宗國顛覆反俗有七不可誓言哀切遂不奪之

又賦五苦詩詞意高潔時多傳寫觀息心銘似其晚年所作亦似悔其少日刻意於文章耶因僧知海請書此篇以刻石為叢林雜學者之戒故為書之

寫蔡明遠帖與李珎跋尾

戎州舊吏李珎小心而辦事家有水竹亭館亦能婆娑風月不甚出圭角於羣吏間余之竄戎州使君彭道微故人也又與之有連每遣珎來調護余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及余蒙恩東歸珎亦用年績當赴吏部復調護

余行槖下荆州不漏毛甲余以疾留荆渚琢告余而西琢之勤恪似不愧蔡明遠也故戲書魯公明遠帖與之

跋元祐間與三妗太君帖 李布公達之妻

庭堅幼少從學外家張夫人飲食教誨之有母之道焉食貧隨官南北盛德未報往得罪棄於黔州而夫人捐館不得盡哀於銘旐之前未嘗不隕涕也何人表之妻出舊書讀之愴然崇寧元年九月甲申繫舟樊口庭堅

題

題舅氏李公擇墓柱

元祐六年十二月壬申甥黄大臨來祭墓下厥甲戌庭堅叔達乃克来哭嗚呼清明豈弟友安鄉黨正色立朝諤諤不忘而陸沉如此嗚呼誰其似之

書舊詩與洪龜父跋其後

龜父筆力可扛鼎他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於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兹能事

書梵志翻著韈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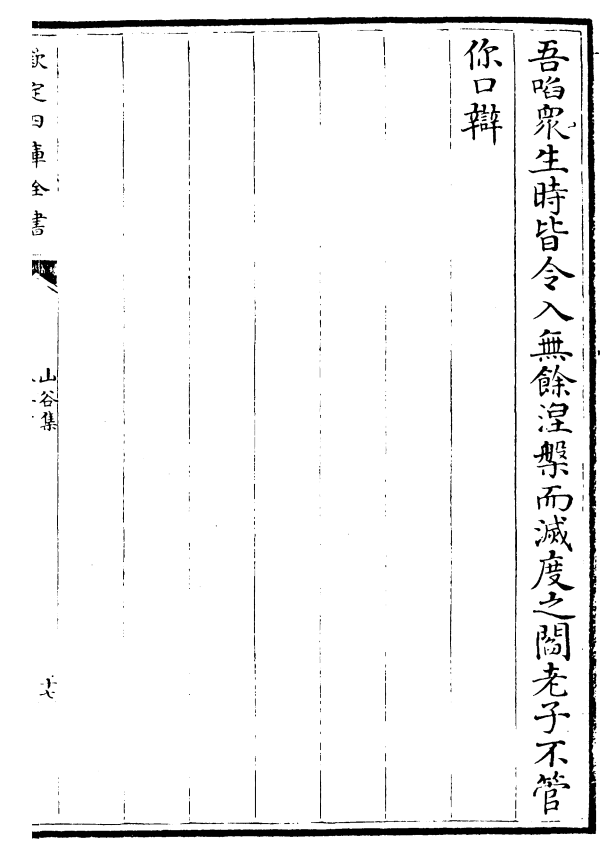
梵志翻著韈人皆道是錯乍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一切衆生顛倒類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大修行人也昔茅容季偉田家子爾殺雞飯其母而以草具飯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勸使就學遂爲四海名士此翻著韈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親涉母之事合義則與已不合義則稱親萬世同流皆季偉之罪人也

題刀鑷民傳後

陳留江端禮季共曰陳留市上有刀鑷工年四十餘無室家子姓唯一女年七八歲矣日以刀鑷所得錢與女子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無一朝之憂而有終身之樂疑以為有道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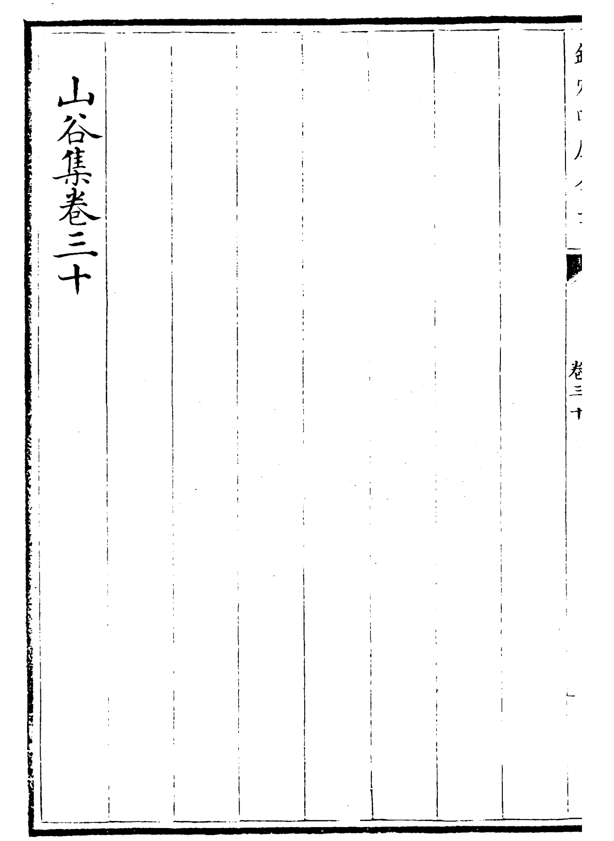
書贈晃師

老晃相識三十年竊意已落鑊湯中輸他牛頭阿旁余南遷道出葉縣繫馬廣教寺中見晃如平生問渠何術自濟乃能如此晃笑曰吾飲酒時十方世界皆同一味



吾啗衆生時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閻老子不管

你口辯



山谷集卷三十

山谷集後序

炎元祐戊辰辛未歲兩試禮部皆寓舅氏魯直廨中魯直出詩一編曰退聽堂録云余作詩至多不足傳所可傳者皆百餘篇而已魯直時為校書郎稍選佐著作修神宗實録與翰林學士蘇公子瞻游最密賦詩無或輟炎既手抄退聽録矣隨抄録評論因見魯直昔嘗作退聽序云詩非苦思不可為余得第後始知此今世所傳録他詩乃未第時為之者及後一歲魯直丁母夫人

憂絶不作詩服除以脩史事罷遷黔州宜州蜀士流相勸就學以詩教諸生焉北歸寓荆渚罷太平寓江夏皆踰歲後進生慕學者益衆故詩益多矣每省覲輒抄所見遂盈卷帙矣然當時文學有禁不敢出也魯直竟投宜州自鄂道潭衡永州靖江宜皆有詩没後盡得之親友朋而時禁益厲又客官卒卒少暇日欲稍倫類敘次之亦未遑也靖康丙午歲前禁始除建炎戊申歲時魯直之故人洪府運帥胡公少汲始屬炎撰次以刻板傳

世撰次既契夙心而外家所託他人或不預聞故不復辭初魯直為葉縣尉北京敎授知太和縣監德平鎮詩文已無慮千數退聽所錄太和止數篇德平十得四五入館之後不合者蓋鮮竊意少時所作雖或好詩傳播尚多不若入館之後為全粹也今斷自退聽而後雜以他文得一千三百四十有三首為賦十楚詞五詩七百銘贊頌二百四十序記書八十表狀文雜著四十九墓誌碑碣四十一題跋一百一十八合為三十帙分別部

類各以倫類嗚呼亦可謂富矣凡詩斷自退聽始退聽
以前蓋不復取獨取古風二篇冠詩之首以見魯直受
知於蘇公有所自也他文雜前後十取八九獨去其可
疑與不合者亦魯直之本意也大抵魯直於文章天成
性得落筆巧妙他士莫逮而尤長於詩其發源以治心
修性為宗本放而至於遠聲利薄軒冕極其致憂國愛
民忠義之氣藹然見於筆墨之外凡句法置字律令新
新不窮增出增奇所謂包曹劉之波瀾兼陶謝之宇量

可使子美分座太白却行者耶蘇公嘗評魯直曰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頗若不適用然不為無補於世蘇公知魯直者然此評則未盡夫詩人賦詠於彼興託在此闡繹優游而不迫切其所感寓常微見其端使人三復玩味之久而不厭言不足而思有餘故可貴尚也若察察言如老杜新安石壕潼關花門之什白公秦中吟樂遊園紫閣村詩則幾於罵矣失詩之本旨也舉世雷同未必皆知魯直蘇公真知魯直

者又可歎如此信乎知我之難值也魯直嘗遊於皖愛山谷石牛洞意若將老焉故自號山谷道人謫黔戎時假涪州别駕故又號涪翁或曰涪皤在黔中又號黔安居士至宜州又號八桂老人皆班班見於詩文然世士言魯直者但曰山谷蓋以配東坡云

建炎二年十月十日中奉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洪炎序

謹案卷二十九第三頁後四行字形温潤刊本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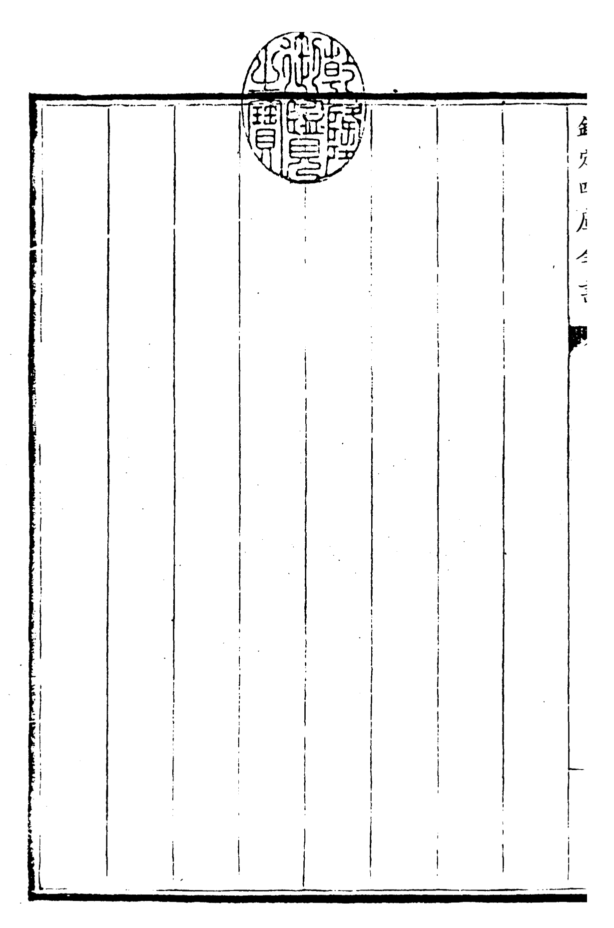
訛潤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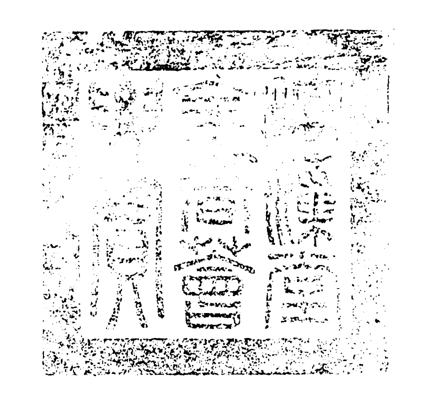
卷三十第十三頁後一行必將升其堂而嚌其胾

者也刊本胾訛戲據別本改

第十五頁後四行諄篤不忘刊本諄訛謂據毛晉

山谷題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張九鐔

謄錄舉人臣胡念祖